

憲章錄

十九

憲章錄卷第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
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
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且凍
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

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
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
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
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
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
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
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
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旣
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
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
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
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
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
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
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
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
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湏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
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
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
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

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

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

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

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

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

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

嬀閼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

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

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
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
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
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
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
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
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
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
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旣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瑋爲翰

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

議行之 五月 加秦紘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

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

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

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叅

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

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

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預整理糧餉以待出師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

殺傷墩軍延綏游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

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
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
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
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
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
遠今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
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之軍馬疲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爲處公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情伏望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
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
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
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
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
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
致仕 八月 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

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
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
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

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
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
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
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
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

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
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
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
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
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
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
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旣奏請若
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
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
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口兵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肯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